

菊



荒原

每當三月的風，挾帶著虎尾溪的濕氣，輕輕撫拭過西螺大橋的橋墩，便使這小鎮騰耀出一股暖暖的，甜甜的味道，而那早先掉落在土裡的草籽，更高興得什麼似，探頭探腦地炫耀著青翠的子葉，頂著晶瑩的露珠，在晨曦微風中搖阿搖阿……

「好年多咧！天公有眼，像前年那款天，熱的要天壽！」阿與伯習慣性的扯了扯頰邊的肌肉，有氣無力的呢喃著。而也只有在這空氣中濃馥的乾草味裡，才能在他那遠超過年歲，佈滿繃紋的臉上，擠兌出一絲被什麼逗弄也似的笑紋來。

大家擁說阿與伯是個怪人：五十出頭而已，像個六七十歲的老歲仔，大片祖產賣得實，押得押、供懷青伊讀書，現在懷青大學畢業了，頭路嘛、吃得不錯，一個人倒硬要守著這四分的地，欠手欠腳，一年到頭的燥煩，呷底不達不齊，穿的不達不齊，厝邊厝尾搗總莫相問咧！一個臉難得看見笑容，老是繃著眉頭，深的像是硬嵌上去的、半夜三更的一個人，跑到河堤上，空空得出神……

其實說阿與伯厝前厝尾都無交情也是不對的，像庄尾的春庚一家子，就和他有來有往；聽說前幾年，春庚嫂還挺熱心要幫阿與伯介紹一個老伴，後來也不曉得怎麼了就不了之了。不過村裡的阿婆們都說像阿與伯這樣的人是莫人敢嫁的，顛骨高突突的，命歹呀！凸眼無情喲！

當阿與伯一面嘆著氣，一面盤估著要多少工作日子才能趕完這四分多地的除草、施肥、驅虫害、翻土、播種的當兒，就看到阿順，春庚的兒子，跑得一張臉紅撲撲的，氣喘著喊著：「阿與伯！阿與伯！」

「怎麼啦？有什麼要緊事？」一般平板的聲音，不過卻襯著嘴角的

笑意，就和他想到發芽、開花、結實、收穫等一連串生機時，所浮現的笑紋一模一樣。

「我我：阿：爸：叫我來告訴你，今天晚上請你到我家吃飯，順便把懷青哥這封信交給你。」

阿與伯下意識的點點頭，隨手接過那封信，哎！懷青、懷青：搓揉著平整的信封，一股莫名的感淚，無聲無息地脫過心扉，但不知怎地：硬是脫不平那多摺糾纏的情緒。哎！懷青：這孩子什麼都好，就是鄉下住不慣，穿得回來，回來也像沾醬油那款，火急急的，講他無頭神，倒頂知道打拚讀書，二十幾年來他真的喜歡這孩子，可是：唉！只是：怎麼不是：要是：向晚的陽光，透著從阿與伯背後交織過來，漾成一片，像網似的把阿與伯和阿順像皮影戲的輪廓，整個地包了進去……

是泌涼如水的夏夜，是僕僕風塵、劫後餘生的歸人，是一心愧作，滿身淒苦，希企原有，冀望撫慰的浪子，一樣的田壠，一樣的茅舍，但和那一年，三十年他決絕離開時，却毫不相識，一坯黃土，解釋了何以有傾頹的屋椽，何以有與人齊高的野草，何以有佈滿青苔的水井，却無法告訴他雙親去世時是否難以瞑目、是否：還是：而：湘萍呢？湘萍呢？死了。春庚像敘述一個遙遠的故事。斗大的汗珠，刻意襯托著佈滿紅絲，奪眶欲出的眼珠，虬結的筋肉，死掐著春庚的雙臂，怎麼會？怎麼會？怎麼會？生活啊！你一去幾年？一朵出落的水仙似的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四脚仔的本性，活人也拖磨死了，何況有心病的又再加上生產體虛，就這樣：春庚平淡的嗓音，再怎樣也掩飾不了眼神中不平的怨懟。生產？孩子？我的？湘萍要我交給你，但我坦白告訴你，不是你的，是：他再也記不得春庚說了什麼，只覺得鼓膜脹得滿滿的，死勁地攢著自己的双拳，像要掏空心肺般地掘著鬆軟的泥土：：西螺溪畔濕潤的沙丘，成了他埋首飲泣的所在……

「阿與伯！阿與伯！」阿順顫聲叫道，每次阿與伯露出這種深遠的眼光，總是悸動著他心靈的恐懼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逃之夭夭。

「噢：：：跟你阿爸說，我晚一點去！」阿與伯濁重的鼻音，還瀰漫在乾草味裡的當兒，阿順早就一蹦一跳的，筆直的竄向隱沒在陽光下的

田壠那端。

他撕開懷青的信：

舅舅：

遠遠的看見阿與伯頹長的身影，春庚不自禁的嘆了口氣，心裡琢磨著怎樣來勸這位一起玩泥巴，打水仗的老弟。幾十年來就這樣折磨著自己。明明不是莊稼人的料，硬是在田裡蠻幹，春寒秋雨的，一年到頭的流汗操心，難保過個好年，頂好是把田典了，將庄尾老楊的雜貨店頂了過來……其實，他那知道，阿與伯只有佝偻著身軀，才能減輕一些沉重的自責；只有看著睫毛上的汗珠，一滴滴的滲入孕育生機，涵養萬物的大地時，才能摺出一些水兒似的滿足；也只有聞著禾葉，稻穗的清新時，才能露出些微笑意。

「最近那麼莫開？」也不過來呷個飯，喚杯茶，老哥老弟顯得那麼生分！街仔頭街仔尾也少見面。」握著阿與伯黧黑起繃滿是斑痕的双手，春庚硬是嚥下了幾句埋怨！

「你大嫂伊今晚特地做了幾道菜，來來來，我們好好痛快痛快！哈哈……」春庚伯擺出一副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的豪邁姿態，嘩啦啦的笑聲，企圖掩飾一些唱獨角戲的尷尬，奈何阿與伯眉宇間淒然遙遠的冷漠，七首般透露著令人寒慄的光華。

「哎！寂然的氣氛激惹起感傷的思绪，春庚伯搭著阿與伯的肩，靜靜地走過門檻，走過庭院，靜靜的坐在桌前，靜靜的斟上酒，靜靜地！溫煦的夜風，緩呼呼的自左窗滲入，輕靈曼妙的在室內迴了一迴，不經意的扯了扯供桌上紅燭的燈焰，又順手托著檀香的氣息向上騰旋翻飛，使得神位兩旁的對聯似乎更加模糊了。」

培基固本宜謀遠  
柱子蘭孫衍慶長。

「阿興，不是做哥哥的我倚老賣老，定要說你，你心眼也太死了。他噙了噙唇，一樣的嗔音」也五十出頭了吧！何苦這樣操煩，也沒有個出頭天，就說前年吧！你辛辛苦勤地大半年，却連著個把月的毒太陽，把大片稻苗漫天捲了下來，就是不說這等擔天險吧！即便有個豐年，還不是勉強湊合，這年頭，農人賤啊！」

「你——不知——道——」

「最近老楊他大孩子在台北做得很好，全家要搬去台北他的雜貨店想盤掉，頂好是你把田典了，湊一湊也頂夠把他接過來了。」

「噢：不；你不知道。」

對於阿興伯不置可否的態度，春庚伯不自覺地流露出一抹生氣的神色。

唉！這神色——阿興伯記得那一年，他就是用更犀利十倍，更沉深百倍的眸光，凝定注視著他爹爹——不平、憤怒、鄙視和悲哀，彷彿落在他身上的答擊和母親聲嘶力竭的制止，距他是如此的茫然——

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母親略帶哭泣，鼻音濃重的嘶喊著。你會打壞他的，虎毒不食子，你怎麼這麼橫。子？我有這樣的兒子？畜牲！竟敢做出這種事，叫我怎麼跟人家交代？你說！怎麼辦？我願意娶她。他說。娶？你能嗎？叫我對王老爺怎麼講得出嘴？人家是看得起我陸某人，才將二小姐許給你的。我不要，我只愛湘萍。你這個畜牲。：不要打，你會打壞他的。：。人家可對咱們有恩啊！也不想想吃人家多少米，多少古井水，我陸某人可是一言九鼎。：。哼！一言九鼎。：他劈手奪了木棍，擱在地下，頭也不回的投入黑漆的夜空。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他爹——怨怒和憤恨。——唉！

春庚見了他鑿著縐紋的臉龐，逐漸扭曲凝重，而浮現出暗紫的微暈，就知道他又跌入了他無淵的追溯，趕忙夾了塊肉，堆在他的碗前，端了杯酒來勸——

「阿興！都二十幾年了，還在惦念著湘萍？——把她忘了吧！早就該忘了，我看還是叫你大嫂幫你介紹介紹……。」

「忘了萍兒！噢：不！萍兒會等我……等我……」

怎麼有可能忘呢？

一樣是沁涼如水的夏夜，五月的風醞得人醉——醉漢還能吟哦出思維的回想，雕琢成詩樣的言辭嗎？！除了原始的本能，需要……濃厚的沙灘，奔馳著赤裸的靈魂，一陣寒意襲向萍兒瑟縮裸露的雙肩……擦動著衣裙……鈕扣：雪白的肌膚……濁重的呼吸：震顫摸索的唇……

阿興伯端著酒杯，逗弄出一圈圈的酒紋，緩緩擴大的漣漪，像極了萍兒——串串晶瑩欲滴的淚珠……

萍兒！等我，我一定回來。阿興！我是你的，一定。佈滿淚痕的雙頰，盡掩了酡紅的笑靨，水汪汪的眼睛纖細柔嫩，萍兒脆弱得像是個珠兒與……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萍兒——最後一次。

「萍兒，等我！」阿興聲音低得像針尖上的一滴水——

「咚」的一聲，掉入大海中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從春庚家中出來，已將近十點半了。

淒清的月光，篩過層層的相思林，漏了一線水溶溶的昏黃，筆直的伸向綿無止境的遠處，彷彿在無邊的黑暗中鑿了一底缺口，毫無猜忌地吞沒一切——也包容了一切。阿興伯帶著他的影子，就蹣跚的盪在如此染滿了流光的夜路——拖的好長好長的影子，宛如負荷了太多的，永遠契合一體的包袱，曳得冗緩舒緩。

「明天一定是好天——土豆要發芽了！」阿興伯習慣性的扯了扯頰邊的肌肉，擠兌出一絲被什逗弄也似的笑紋來。——但他那斜成四十五度的影子，却一點笑意也沒有。

